

第一百二十九章 殿上挖角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慶國的朝會依時開了，天依然蒙蒙亮，皇宮殿中依然清冷，皇帝依然高坐龍椅之上，大臣們依然謙卑而直接地討論著各郡各路的政務。在所有急需討論的事宜結束之後，麵上泛著淡淡疲憊的皇帝開口說道：“還有什麼事？”

大理寺一位大臣出列，小心翼翼報道：“陛下，內庫轉運司正使小範大人那事...如何處理？”

讓京都很多官員都沒有想到的是，蓄勢數日的查戶部虧空尚未開始，對於遠在江南範閑的指責，卻已經猛烈的到來了。

在三天之內，來自江南禦史與某些官員的奏章便如雪片一般飛到了京都皇宮之中，字字句句，直指內庫轉運司正使範閑，驕橫放誕，依著欽差身份，打壓同僚，無視國法朝規，妄殺內庫司庫四名，激起民憤，從而引發了三大坊工人的罷工。

內庫三大坊乃是慶國財政的重要支柱，而像工潮這種大事已經很多年沒有發生過了，所以消息傳回京都，也是驚住了不少人。京都江南相隔甚遠，人們並不知道閩北轉運司衙門那處的真實狀況，更不知道是禦史郭錚和那些長公主一派地官員顛倒黑白。明明是工潮在先，範閑鎮壓殺人在後，但被這些官員情緒激昂的一指責，卻變成了範閑無理殺人在先，激起民憤在後。

在朝臣們的心中，小範大人確實是個做得出來這種犯嫌事的人物。

於是老範還沒有被查，朝臣們開始對小範有了很深的意見，接連幾日都在朝會之上議論此事，隻是一直沒有拿出個主意，陛下也沒有鬆口。

文臣之中總是有幾個不是敗類的人物。他們並不警忌範閑是皇帝私生子這個事實，反而因為這件事情，對於範閑投予了更多不信任的目光，因為他們擔心這樣一位權臣會傷害到慶國朝廷的根基與民眾的利益。

比如如今已經入了門下中書，開始在內閣行走的胡大學士，他與範閑沒有交往，對於範閑地了解也隻限於官場與民間的傳聞，雖然經由舒大學士的介紹。他對於範閑的才華學識為人大為欣賞，但他...依然有些相信奏章上麵所言。

胡大學士長年在各郡任地方官。深知京官難纏之理，很害怕範閑仗著自己的家勢身世，一出京便無人製衡，在江南一帶胡作非為。

他決定為江南的官員們說說話，一方麵是免得地方上受害太深，二來也是害怕自己內心有些欣賞的小範大人會往歪路滑去。

隻見胡大學士長身出列。平靜說道：“陛下，此事應徹查下去。”

皇帝揉了揉太陽穴，問道：“徹查？此事範閑早已寫過條陳報於朕知曉，監察院也有院報，門下中書那裏應該有一份存檔，大學士你應該清楚。此次內庫鬧事，乃是範閑清查陳年積弊，為工人們討公道引發的事情。”

胡大學士清聲說道：“陛下，這隻是小範大人一麵之辭，既然有如此多地官員上奏參他。總要派人去江南問問，若奏章所言為真。自然要嚴加徹查，好生彌補，方能不傷了內庫數萬工人之心。若奏章所言為非，則應該嚴加訓斥江南路官員，好生寬慰小範大人，還小範大人一個公道。”

皇帝似笑非笑地望了他一眼，心想這位大學士說來說去，也是堅持要再派人去江南，隻是京都江南隔的這麼遠，就算從京裏派了人去，難道範閑還會怕他不成？不過之所以今年會調一直流放在外地胡大學士回京，慶國皇帝要用的就是胡大學士的倔耿與清持。

就像很多年前用林若甫與陳萍萍打擂台一樣，慶國皇帝準備以後讓這位胡大學士與範閑打擂台，既然如此，他自然不會在這時候出言反對駁大學士麵子，微笑說道：“大學士此言有理，擬個人選去江南看看，什麼事情，總是要親眼看看，才知道的。”

胡大學士要的就隻是這個看似公平的處理意見，目地既然達成，也就退了回去。

這時候，舒蕪舒大學士忍不住擔憂說道：“誰是誰非，總是能查清楚的，臣隻是擔心，內庫經歷了這番風波後，今年的入項會不會有問題。小範大人畢竟是第一年執掌內庫，還請陛下多多提點他一下。”

這是很溫和的意見，但也代表了很多朝臣的擔憂，都很擔心範閑太過犯嫌心狠，讓整座內庫的出產都出大問題。但舒蕪溫和，並不代表別地人溫和，反而有幾位大臣借著舒大學士的話為開頭，開始出列表示自己深深的擔憂與對朝廷的忠誠，言道小範大人畢竟年輕，內庫事幹重大，如果今年之內內庫較諸往年有太大的滑坡，朝廷是不是應該思考另擇人選，如何如何？

這是明目張膽地不信任範閑，意思也很明顯，如果你範閑不能將內庫地贏利水平提起來，甚至比往年都不如，那你還有什麼資格執掌內庫？

正因為明目張膽，字字句句似乎都是在為朝廷考慮，所以朝臣們雖然心知肚明，這幾位大臣是想把那尊神從內庫搬走，卻也不方便反駁什麼。

皇帝微微一笑說道：“內庫今年是個什麼成色，還要明年才知道，眾卿家未免也太心急了些，範閑究竟會不會有負朕望，總要過些時候才知道。”

皇帝似乎忽然之間想到一樁事情。說道：“不過內庫招標前些日子已經結束了，標書應該已經押回了京都，眾卿家要看範閑地能力，看看這次開標地結果，應該便能知曉一二。”

慶國國境寬大，江南京都相隔甚遠，蘇州三月二十二日開標，消息卻是將傳回京都。本來如果走秘密郵路和院報，應該會快幾天，但範閑不知道是忘了。還是標書保密的問題，一直沒有預先向皇帝和朝中透露什麼風聲，而且在處理完閩北三大坊的工潮之後，監察

院便開始有意識地阻塞兩地之間的消息言路，以至於如今的京都，雖然隱約知道當時蘇州鬧的沸沸揚揚的招標事件，卻不知道具體的情況。

本來應該走的最快地消息，卻在範閑的壓製下。走的比那位三石大師還要慢些。

皇帝靜靜望著下方隊列中一人，說道：“太常寺收到文書沒有？”

內庫三大坊的所有收入都由太常寺與內廷進行審核管理。所以皇帝問的便是太常寺正卿。

“清晨剛至。”太常寺正卿咳了兩聲，愁眉苦臉說道：“臣急著進宮，所以還沒有看到。”

皇帝冷哼了一聲：“那還不趕緊去拿來！”

太常寺正卿行了一禮，趕緊小跑著出宮而去。

“大家夥兒等等吧。”皇帝似笑非笑地宣布了朝會的延遲，從身旁姚太監的手裏取過一碗茶水緩緩啜著。

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殿中地官員們等的有些著急了。卻不敢流露出什麼表情，而且他們也確實好奇，範閑下江南，究竟事情辦地怎麼樣？內庫每年新春開標所收的四成定銀，乃是慶國朝廷每年收的第一大筆收入，由不得這些官員們不興奮期盼。緊張等待。

皇帝冷眼看著這些臣子們，心裏微微有些不愉快，他明白為什麼對於範閑，所有的文官們都要站出來表達一下意見，哪怕是與範閑關係不錯的舒蕪都不能脫俗因為範閑是自己的私生子。官員們對於朝廷重用範閑早就一肚子牢騷，總覺得此事不合體例。全是陛下心疼自己骨肉，所以用公器官職加以安慰。

可是這內庫是朕地，這天下是朕的，這兒子也是朕的...皇帝冷冷想著，什麼時候輪到你們這些老不修來多嘴？但皇帝心裏也明白，如果範閑真的不爭氣，將江南弄的一團糟，內庫也變得頹敗起來，禍害了一國之重地，應了群臣的擔憂，自己再如何護短，也隻好將他調回來。

不過皇帝對範閑有信心，這種信心是被逐漸培養出來地，從範閑由■州入京之後，這位九五至尊就一直謹慎而細致地盯著範閑的一舉一動，想看看自己和她生下來的孩子，究竟會表現出何等樣的能力。

而在所有的事情當中，範閑地表現都沒有讓他失望，文有殿前三百詩，武有九品之名，名有莊墨韓贈書，攬金能力不俗，卻並無貪鄙之態，就連那股風流勁兒，也不是一般的年輕俊彥能做到，至於對朝局地把握，更不像是一個隻有十八歲的年輕人，對君之忠，對父之孝，實為標榜。

說到底，皇帝還是位正常的中年男人，對於範閑這個私生子，他的心中也難免會生出幾分驕傲來，畢竟...這是他

的種。

所以當朝臣們開始對範閑表示懷疑之後，他讓太常寺馬上報來內庫開標的詳細，雖然他並不知道具體的數目，但對於範閑刮地皮的本事，皇帝從來不曾懷疑過。

刮地皮，是當官最簡單的本領。

殿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太常寺正卿小跑著進來，麵紅耳赤，不停揩著額上的汗。跟在他身後的太常寺少卿任少安也是累的喘息不停，從太常寺一路跑到太極殿，確實有些耗廢體力。

隻是簡單行了一禮，皇帝便讓二人起來，身子往前傾著，麵帶一絲興趣問道：“怎麼樣？”

殿中的諸位朝中大老也緊張地看著太常寺的兩位官員。

太常寺正卿咕嚕一聲吞了口口水。來不及說什麼，已是麵帶喜色，大聲稟道：“賀喜聖上！”

...

此言一出，所有地人都知道，慶曆六年的內庫新春開標形勢看好，而且是一片大好，不是小好。

隱隱有回護範閑之意的官員們都鬆了口氣，麵上露出了笑容，舒大學士也是欣慰地連連點頭。而其餘的大部分官員卻是微微一怔，似乎沒有人想到。在長公主勢力的暗中掣肘與內庫工潮之後，初掌內庫的範閑，竟然能夠獲得不差的成果。

隻有那位胡大學士麵色平靜，並無異樣。

坐在龍椅上的慶國皇帝聽見這四個字後，也是心頭一鬆，麵色雖一直保持著平靜，但卻是將整個屁股坐回了椅中，安穩的不得了雖然他對範閑有信心。但在沒有得到確實的回報前，總還是有些緊張。

皇帝微笑說道：“具體地數目是多少？”

人人都需要錢。皇帝也不例外，他擁有天下所有的錢，則更希望天下銀錢的總數目越多越好。他是天下最大的土財主，但在這個時候，依然像所有的土財主一樣，眼中閃過淡淡的喜悅之色。

少卿任少安咳了兩聲。取出一封卷宗清聲讀道：“慶曆六年三月二十二，內庫轉運司開門招標，北南東三路行權十六標，核計總數為...”

他說到這裏，似乎被那個巨大的數字再次嚇了一跳，略沉了沉心神。說道：

“兩千四百二十二萬兩...整...！”

...

這個飄飄搖搖的整字一出口，整座太極殿變得鴉雀無聲，許久都沒有人能夠說出話來。

兩千四百二十二萬兩？這麼多？這比去年整整多了八成！範閑...他是怎麼做到地？難道他會蠱惑人心的妖術，讓江南那些皇商們都變成了大傻子？

群臣們瞠目結舌，麵麵相覷。被這個巨大地數字壓的有些喘不過氣來，所有人的精神都陷入了一種迷茫之中。

咕通一聲！

舒大學士一臉通紅。一跤摔在了地板之上，惹得群臣一陣亂，整了半天才將他扶了起來。隻見這位大學士麵色激動無比，對著龍椅上的陛下口齒不清道：“恭喜聖上，賀喜聖上！”

群臣這時候才反應過來，在哄的一聲驚歎之後，轉過身來對皇帝行禮歡送，馬屁如潮

湧，奉承如海，聖恩如山，天佑大慶，陛下英明，如何雲雲

兩千四百萬兩白銀，就算如今隻能進帳四成，也有近一千萬銀子！這樣大的一筆收入，可以用來做太多事情，比如修河工，比如強軍力，比如賑民生，比如...漲漲俸祿？不管這些大臣們分屬何種派係，但畢竟都是當世第一強國慶國地臣子，一想到朝廷有了這樣大一筆銀子可以除了國庫空虛的燃眉之急，都開始歡欣鼓舞起來。

這種歡欣鼓舞並不是作偽，而是實實在在的高興，大臣們不論貪或不貪，賢或愚，總是希望朝廷能更好一些。

而這些人在拚命地拍皇帝馬屁的同時，難免也會想到先前還被自己懷疑反對的...小範大人。

內庫開標如此順利，為朝廷帶來了如此大的利益，遠在江南督戰地範閑自然要居首功，隻是這個彎要怎麼轉過來？於是有些大臣眼珠亂轉著，死活不肯提到江南的事情。

這時候偏又是那位胡大學士第一個站了出來。

他一站出來，熱鬧高興的朝堂上頓時安靜了少許，都想知道這位胡大學士想說什麼。

胡大學士平心靜氣，稟道：“這個數目大的委實有些不敢相信，臣不希望是範大人用了些什麼別的手段，所謂涸澤而漁，今年將江南皇商們欺榨幹淨了，而內庫地出產卻跟不上的話，明年怎麼辦？”

在一片祥和之意中，忽然多出了一個不和諧音符，真地讓人很不舒服，群臣一嘩，哪怕是那些看範閑不順眼的人，都有些瞧不過去了，紛紛出言替內庫轉運司說話。認為胡大學士此言不妥。

皇帝也從先前地興奮中脫離出來，冷冷望著胡學士說道：“依你之見，範閑為朝廷謀了這麼多銀子，卻不當獎，反而當罰？”

胡大學士搖頭，斬釘截鐵說道：“臣之言，隻是一絲疑慮而已，畢竟臣不在江南，不知具體情況，隻是依為臣本份。向陛下提醒一二。至於小範大人，隻要此次開標沒有問題，當然不該受到一絲懲處，而應該大大的受賞。”

皇帝平伏了一下心緒，靜靜問道：“依胡卿所見，應當怎麼賞？”

“雖是銀貨之事，卻是國之根本。”胡大學士平靜說道：“小範大人立此根本大功，便應受不世之賞。”

皇帝微微眯眼。說道：“何為不世之賞？”

“將閩北及蘇州開標之事全數調查清楚後。”胡大學士抬起頭來，溫和說道：“臣願做薦人。請陛下宣召小範大人入門下中書，在內閣議事。”

此言一出，朝堂大震，群臣大驚，門下中書省是什麼角色？那可是朝廷中樞，在林相去職之後。慶國再無宰相一職，便是由門下中書的大學士們負責相關的職能，尤其是秦恒出任京都守備，刑部尚書顏行書退出後，胡大學士歸京，門下中書省內閣的地位便已經確定了下來如果能進入門下中書。就等於進入了朝廷的最高決策權力機關，胡大學士要薦範閑入內閣？

群臣心想這位胡大學士到底是哪邊的？怎麼一時說烏鴉話，一時卻又要給範閑如此重權，如此高的地位？刑部尚書顏行書略帶一絲嫉恨一絲不解，盯了胡大學士一眼。

沒料到皇帝聽著此議。卻是想也不想，直接說道：“不可。範閑太過年輕。”

群臣微安，心想陛下此論當為中允，不然讓一個二十不到的毛小夥子入門下中書議事，這事兒也太荒唐了。

胡大學士平靜說道：“古有賢者十六為相，更何況門下中書乃是陛下文書機構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宰執。而且小範大人天賦其才，才華橫溢，多職多能，如此人才，應在朝堂之上為陛下分憂解難才是。”

皇帝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，仍然隻是簡單地搖了搖頭：“他是監察院地提司，依慶律，監察院官員不得兼任朝官，便是退職後，也隻能出任三寺閑職。”

胡大學士接的極快：“慶律終不及陛下旨意，年紀尚輕不是問題，監察院職司不是問題，若非如此，臣豈敢說是不世之賞？”

皇帝翹起唇角笑了笑，揮揮手說道：“此事不需要再議，朕...是不會允的。”

...

天子一言，駟馬難追，胡大學士隻好退了回去，隻是臉上並沒有什麼別的神情。

皇帝眯眼看著下方，發現胡大學士與舒蕪之間對了一下眼神，便知道舒蕪這個老家夥事先就收到過風聲，也馬上猜出來為什麼今天胡大學士會趁機提出如此荒唐的建議。

“人才啊...安之確實是人才啊。”

正因為範閑表現出來的能力過於驚人，所以範閑在監察院，文官系統總會警懼，他們更願意將範閑脫離監察院，重新投入到文臣們溫暖的懷抱中去。畢竟範閑頂著個詩仙的帽子，又隱隱是天下年輕士子心中地領袖，對於胡舒兩位文臣之首來說，接納範閑，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。

胡大學士與舒大學士是惜才之人，也是識勢之人，自然能看出陛下對將來地安排，卻是有些不甘心範閑這粒明珠就這般投到監察院的黑暗之中，不論是從文官系統的自身安全考慮，還是為了範閑考慮，他們都想將範閑挖過來。

雖然今時提這個早了些，但胡大學士已經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時機，展露了文官系統的誠意，提前很多年，開始做起了言論上的鋪墊。

對於臣子們地這些小心思，慶國皇帝向來比較寬容，也不怎麼計較，反而卻從這件事情裏，越發地感覺到了自己這個私生子...給皇族所帶來的光彩。

皇帝心中驕傲著，麵色平靜著，眼神複雜著，看了一眼一直在隊列中默不作聲的戶部尚書，自己兒子名義上的父親範建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